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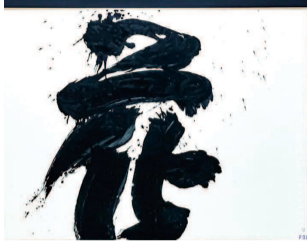
国家艺术杂志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 第939期

新民晚报

主编: 吴南瑶 本版编辑: 王瑜明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ss@xmwb.com.cn

20



■《花》



■井上有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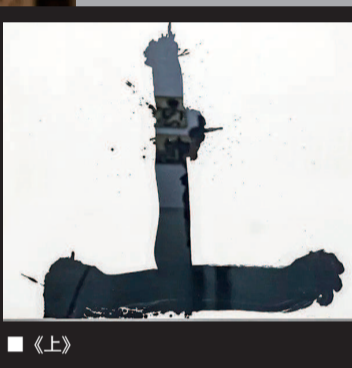
■《木头人》20世纪50年代



■《虎》20世纪60年代



■《龙》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用冻墨的方式创作完成



■《泰》2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



井上有一：一堵书法的“迷墙”

◆ 庄艺岭

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看着墙上的《贫》。我问：“学什么的？”“书法专业。”小伙子说。我又问：“能看懂吗？”他摇摇头。“老师，您觉得……”我微微一笑：“第一次看原作。”

其实，早听说过井上有一，他是20世纪下半叶日本最重要的书法艺术家，被誉为日本战后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井上有一的“墨迹”开始渗入中国书法界，也影响着中国画，助推了当代水墨画艺术的发展。有人认为是书法创新。也有人说是丑书，和传统书法没有关系。更多的人却一脸迷惑：如果是书法，怎么缺胳膊断腿的？如果是画，这像画吗？

痛并书写着

中国传统书法有一整套完备的技法与理论。从书写到书法，是从实用向审美的发展过程。从书法到书法艺术，是向纯艺术靠拢。由技入道，“有法而无法”是书法的最高境界。有法，则“我”自在其中，我的学养、技法、性情。综观历代书法名家名作，除了技法，我们实际感受的是古人书写情绪。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字里行间彻心彻肺的痛。这种痛，我们能听到、看到，并为之感动。这就是由技入道的力量。井上有一最具代表性的哀祭作品《啊！横川国民学校》，即是对《祭侄文稿》的礼拜。

井上有一，1916年出生于东京平民之家，19岁当上小学教师，原以为自己会成为画家。然而，在其小学长谷川校长极力鼓动下，始习书法，并以“少字派”上田桑鸠为师，系统学习传统书法。井上有一对唐代褚遂良楷书丰碑《慈恩寺圣教序》和颜字情有独钟。晚年，他曾在日记中写下：“颜家庙碑高于建中（颜真卿《建中告身帖》），无以捕捉，不轻浮，若能掌握其庄严之处则无以复加，仅有笔意，非形”。“笔意，非形”是井上有一追求的书法高度。1941年，日本对美国宣战。井上有一亲历了本国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残酷，并差点死于1945年3月10日的东京大空袭。那晚，有一的听觉及视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他再也无法心平气和地写毛笔字了。

近日，上海宝龙美术馆正在举办“墨渊祭——井上有一作品回顾展”。展厅正中，悬挂着一块硕大的画毡，像一堵橙灰色的迷墙，“墙”上墨迹斑斑，伤痕累累。主办方介绍，这块画毡“凝聚了井上有一一生的眼泪、墨水、情绪与梦想，这是他活着的战场”。展厅一隅，播放着他生前的纪录片，他既用传统书法创新；又向传统书法俯首。他说：“直接向古典学习，洞察古人的精神，用感动让自己和古典融为一体。”

战后十年，他仍能感觉到周身烈焰的烧灼，因此写下《啊！横川国民学校》初稿。如果将《啊！横川国民学校》放大、放大，再放大！你能在井上有一自作词、满纸的笔墨堆中，看到当年大轰炸后留下的“天明火尽尸如山”；逼仄的留白里，“只听呻吟答无声”。他用残墨圈圈、涂写、覆盖，仍可见“女人裸赤丝不挂，胎儿袒露腹开裂”。

笔墨无声，笔意有情。既是书法，亦是绘画。日本战败后，井上有一始终生活在“战刀”阴影下，却又像菊花般地活着。战争的痛，成了井上有一大部分作品的底色。

井上有一也有平静的时候，却从没达到完全忘我的境地。若从传统书法的高度审视：井上有一是武士；若以艺术精神来评价，他是位僧人。他在传统与当代书法两个战场来回奔波。在其遗作《上》中，他对笔墨点画的敬畏与避让之心，仍可见。1984年，井上有一收起笔墨，用铅笔、炭棒写作《词书》。他说：“笔法啦书法啦，让那些啰嗦事见鬼去吧。”《词书》像极了吟诵时敲下的音符：急雨打窗，声声碎。要“像钉钉子一样戳着写”。他又说，这让人大开眼界，见识了有一随心所欲、心手相忘的书写魅力。

有限中慈爱无限

日本上野博物馆。1985年5月26日上午，井上有一端坐在宋六家之一的张即之作品前冥想。看他的背影，像一朵落樱、一枝残菊，整整定格了两个小时。有一的生命即将进入倒计时。

日本的平安时期（794—1185年），有位“羲之再现”的小野道风，临终前，对王羲之

书法也是如此地膜拜再三。日本民族对中国书法的崇拜，可追溯到唐以前。据考证，将书法引入日本的遣唐使与学问僧，成功撷取王羲之草书书法，成就了日本假名的形成。由此，日本书法是一条路上的二条铁轨；成就了“汉字书法”与“假名书法”。形态各异，底色类同。

作为井上有一作品回顾展的定位：“墨渊祭”三个字颇厚重。一个“祭”字，道出日本书法与中国传统的渊源，也可叠加在井上有一所有作品之上：墨渊之祭。他的书法虔诚、有仪式感，折射出日本传统美学的三个调子：幽玄、侘寂、物哀。霜雪和纸上，井上有一赤脚、抬笔、蘸墨。下笔如锤，行笔如犁。落墨山崩地裂，回锋云龙抬头。粗壮的线条，深深浅浅的纹理，组成残缺不全的字形。笔墨冲破边界，探寻心中幽玄空间。看似“太古无法，太朴不散”，实则，在混沌中氤氲生机，在有限中感受无限。

“一字书”《孤》《鹰》《乃》《花》，犹如被凛冽寒风吹飞的枯枝败叶，射向白雪皑皑的和纸。冷，吃惊，震撼，宏大，孤寂。一个用笔、墨、纸，以“落樱”之姿书写的文字，大多凄美。“仅有笔意，非形”。井上有一不是在写字，是在和纸上用冻墨，创造幽玄中的光；侘寂中的永恒；物哀中的生命。

不在意外界评价

南京博物馆藏徐渭的《杂花图卷》，“丑”得不可一世。其中有个局部：笔墨恣肆纵横，章法不拘一格，冲天霄，破地廓。树藤不分，叶

果不清。墨墨相叠，笔笔纠缠。他叹道，“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掷野藤中。”真是明珠暗投。画得再好，也没人买啊！

人生得意了，才情也迸发了。井上有一似乎暗合了青藤的作派，被视为日本的野狐禅，“丑”出书坛，不可一世。但看有一的作品，总觉得他的“丑”，是半遮了脸，露出一只眼，冷冷地看这世界。世人不识全貌，以为没有真相。不见真相，只能见皮毛了。见皮毛者：赤脚，披发，嘶吼，发癫，半瘫。要么满地打滚，要么击案泼墨。更有甚者，目光呆滞，步伐坚定，身藏暗器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突然，墨汁四溅。不可一世的丑。

其实，井上有一并不在乎别人说他作品的丑与美，他过他的“懒窠”日子，他想他的“愚微”生活。“愚微”是有一的新造词。某一天，有一在观看《山》这部电影时，脑子里突然冒出“愚微”两字，他说，彻底的愚是常识，而愚微有“悟”的意味，所谓的大智若愚。他说，从字形上也必须写愚微。又一代表作《愚微》诞生。

井上有一创作前有个习惯，会反反复复考虑一个字形。如果按字本义写，那就是不加修饰的插花，会把字写死。要按字意来写，将本义按自己的意思、意味、意志来写，那字是活的。书法艺术是书写的艺术。不论字形大小、字义褒贬，都要见心性，并将心性放大。这时，无论丑与不丑，都有质素之风、自然旨趣。所以，“丑”得不可一世与不可一世的丑是有区别的。

前者，将书写当作一种修行；而后者，将书法当作一种表演。欺世盗名，何来艺术精神？张怀瓘在《文字论》中说：“深识书者，惟观神采，不见字形。若精意玄鉴，则物无遗照，何有不通。”意思是，真正好的书法，不能囿于字形，要看意味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，才算对书法有了真切的理解。

井上有一这堵书法“迷墙”之所以迷人，还在于其传统的根基。没有传统根基的书法之“墙”，不成了危墙？“墙”一倒，书法还有边界吗？

（《墨渊祭——井上有一作品回顾展》于5月22日至8月29日在宝龙美术馆举行）